

# 部类史志

义乌丛书编纂委员会 编

## 义乌细菌战 受害者口述史

赵福莲 著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义乌丛书

义乌部类史志丛编

义乌丛书编纂委员会编

# 义乌细菌战 受害者口述史

赵福莲 著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义乌细菌战受害者口述史/义乌丛书编纂委员会编;  
赵福莲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5  
(义乌丛书)  
ISBN 978-7-208-13125-5

I. ①义… II. ①义… ②赵… III. ①日本-侵华-  
生物战-史料-义乌市 IV. ①K265.6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48612 号

责任编辑 马瑞瑞

· 义乌丛书 ·

义乌细菌战受害者口述史

义乌丛书编纂委员会 编 赵福莲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×1000 1/16 印张 21 插页 3 字数 352,000

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3125-5/K·2392

定价 58.00 元

## 义乌丛书编纂委员会

主 任 李一飞  
第一副主任 盛秋平  
副 主 任 葛国庆 邵国龙 骆 亘 王 迎(执行) 刘 峻  
成 员 施文臻 李洪斌 吴朝晖 金俊民 朱国清  
楼章能 赵健明 黄旭光 楼小明 吴潮海  
办公室主任 施文臻  
办公室副主任 吴朝晖 金俊民

## 义乌丛书编辑部

主 编 吴潮海  
副 主 编 施章岳  
主 编 助 理 傅 健  
编 辑 潘爱娟 赵晓青 孟祖平 陈金春  
孙清土 金福根 李丽莉 楼向华  
吕永良 郑桂娟  
工 作 人 员 虞金法

## 总序

自秦王政始置乌伤县，义乌迄今已有两千两百多年历史。古老的义乌大地，山川秀美、物华天宝，文教昌盛、地灵人杰。勤劳智慧的义乌人世世代代在此耕耘劳作，繁衍生息，改造山河，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。

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及历史原因，在义乌大地上产生了独特的地方文化。她既是江南文化的组成部分，又具有自身鲜明的特征。

“勤耕好学，刚正勇为，诚信包容”是义乌精神；“崇文，尚武，善贾”是义乌民俗；义乌的民风则是“博纳兼容，义利并重”。义乌精神及民风、民俗遂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之泓泓一脉，成了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。千百年来，义乌始终在传承着文明，演绎着辉煌，从而使义乌这座小城艳光四射，魅力无限。

自古以来，特别是唐代之后，义乌学风渐盛，至有“小邹鲁”之称。自宋以来，县学、社学、书院及私塾等讲学机构多有设立，而“莅兹土者，莫不以学校为先务”。故士生其间，勤奋好学，蔚成风气，学有成就，烨烨多名人。并且，辐射出巨大的文化能量，不仅本地名儒代有，在浩浩学海与宦海中大展宏图，而且还活动过、寄寓过数不胜数的全国各地的文化名人，从文人学者到书家画师，从能工巧匠到杏林名家，其生动活泼的文化创造与传播，绵延不绝的文化承续与传递，从来没有湮灭或消沉过。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领域里独树一帜颇具特色的义乌文化之帜，在优雅千载的儒风中诞生了许多屹立于中华民族之林的英杰。也正是文化底蕴的深厚与文化内涵的博大，造就了令人神往的义乌，使其作为中华文化渊藪的鲜明形象而历久弥新。

历史，拒绝遗忘，总要把自己行进的每一步，烙在山川大地上。

时间逝而不返，它带走了壮景，淘尽了英雄，留下了无数文化胜迹和如峰的圣典。只有在经过无数教训和挫折之后的今天，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组成部分，城市的各要素所具有的种种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功能，它们饱含着从过去传递下来的信息，而《义乌丛书》正是记录这些信息的真实载体。

历史是无法割断的，许多古老的文化至今仍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当

我们向现代化的目标迈进时,怎样继承古老文化的精华,剔除其封建糟粕,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新的文化格局,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与物质生产同等重要的任务。

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,哲学就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去寻找失落的家园。今天,我们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折时期,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开始意识到,对民族民间文化源头的追寻迫在眉睫,鉴于此,我们编纂出版《义乌丛书》,既有历史意义,也有现实意义。概而言之,有三大作用:

**文化典籍的传承保护** 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,文化典籍中的善本古籍,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历史见证,极富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。义乌也同样,历代文士迭出,著述充栋。这些历经沧桑而幸存下来的“国之重宝”,或则出于保护的需要,基本封存于深阁大库,利用率甚低;或则由于年代久远,几经战乱,面临圯毁,因此,亟待抢救。如今,《义乌丛书》编纂工作的启动,为古籍的保护与使用找到结合点,通过影印整理,皇皇巨著掸除世纪风尘,使其化身千百,为学界所应用,为大众所共享;同时,原本也可以得到保护。真可谓是两全之策,是为民族文化续命,是为地方文化续脉。

**传统文化的现代创新** 在义乌历史上,有许多人文典故值得挖掘,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先进事迹值得记载。拨浪鼓文化需要传承,孝义文化值得发扬,义乌兵文化应予光大。但由于历史上的义乌是个农业县,文化底蕴虽然深厚,载入史册的却寥若晨星。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能孕育和产生强大的文化力,能为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提供重要基础,这种文化力所形成的精神力量深深熔铸在城市的生命力、创造力和凝聚力中,是推动城市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。因而,《义乌丛书》编纂者坚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衔接,精品文化与大众文化相兼顾,创作出义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系列丛书,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,也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需要。

**发展经验的文化阐释** 义乌经济的发展,并非无源之水,无本之木。“参天之本,必有其根;环山之水,定有其源。”义乌发展的文化之源,义乌商业的源流之根,义乌文化圈的形成特质包括宋代事功学说对义乌“义利并重,无信不立”文化精神的影响,明代“义乌兵”对义乌“勇于开拓,敢冒风险”文化精神的影响,清代“敲糖帮”对义乌“善于经营,富于机变”文化精神的影响等。因而,如何用文化来解读义乌,也成了《义乌丛书》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广义的文化几乎无所不包,狭义的文化基本限于观念形态领域。从以上包含的内容可看出,《义乌丛书》对“文化”的界定,似乎介于广、狭之间,凡学术思想、哲学原理、科技教育、文学艺术等多个类别与层次,均在修编范围之内。

几千年岁月蕴蓄了丰赡富饶的文化积淀。面对多姿多彩、浩瀚博大的义乌文化形态,我们感受到了其内在文化精神的律动。

保存历史的记忆,保护历史的延续性,保留人类文明发展的脉络,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需要。如今,守望岁月的长河,我们不能不呼吁,不要让义乌失去记忆。

这也正是我们编纂出版《义乌丛书》的主旨与意义所在。

《义乌丛书》卷帙浩繁,她集史料性、知识性、文学性、可读性、收藏性于一体,以翔实的史料、丰富的题材、新颖的编排,全景式地再现了江南“小邹鲁”的清新佳景和礼仪之邦精深的内涵。走进她,就是走进时间的深处,走进澎湃着历史的向往和时代的潮音的宝地,去领略一个时代的结束,去见证另一个时代的开始。宏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曾经是,也将永远是义乌区域文化赓续绵延的基石,也是义乌继续前进乃至走在全省、全国前列的力量。在建设国际商贸名城的进程中,抢救开发历史文化遗产,掌握借鉴先哲遗留的丰硕成果,是全市文化学术界的共同期盼。因而,编纂这套丛书既是时代的召唤,也是时势的需要。

谨为序。

中共义乌市委书记 李一飞

义乌市人民政府市长 盛秋平

# 目 录

## 总序 / 001

### 血泪篇：日军暴行，血债累累

王培根：任何一个战争恶魔，都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 / 003

王甲升：我要学航空，航空报国 / 035

王化涛：我可怜的妹妹在林山寺被日本鬼子活活解剖了 / 063

王基旭：日本鬼子把我奶奶的肚皮剖掉了 / 085

王希琦：日本佬强占民女，不答应就要烧村庄 / 102

王晋华：我3次到日本作证，一点都不怕 / 117

金祖惠：小日本把我们的村民杀死后扔到池塘里取乐 / 134

王菊莲：我给日本鬼子造过3个月炮台 / 148

王景云：鼠疫夺走了我的父母，只剩下我一个人 / 165

孙文锡：脚不烂了，我就开心了 / 174

王炳宏：我差点死于那一场细菌战 / 188

翁本忠：我一定要搞清楚细菌战的真相 / 196

### 控告篇：还我正义，还我尊严

王选：看见了，我就不能背过身去 / 211

楼献：我是中国律师，我要在日本法庭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/ 242

何必会：你若问我去日本打官司会不会赢，我就说你无知 / 268

何建农：声援到底，争取最后胜利 / 302

## 后记 / 320

**血泪篇：日军暴行，血债累累**





## ■ 王培根

### 任何一个战争恶魔，都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

采访时间：2014年10月15日全天

采访地点：王培根家

受访者：王培根（王）

采访者：赵福莲（赵）

赵：王老好！您午睡了吗？

王：躺了会儿。年纪大了，白天睡过了，晚上就睡不着。

赵：王老，您上午连茶都没喝一口，喉咙讲痛了吧？

王：不痛不痛，你来了，我高兴。

赵：呵呵呵，谢谢！

王：下午我们谈什么呢？你能否提一提，你让我说什么，我就说什么好了。

赵：王老，我中午听了我们上午的采访录音，觉得您讲得过于简单了一些，能否请您再讲得详细一点？您从小时候的经历开始讲好了。

王：好！我们村叫崇山村，这个村子比较大，有两个小学，从一年级至四年级都有。我们一个村里呢，有两个祠堂，我们的祖先重视教育，希望子孙们能够成才，在祠堂里办学校，如果有两个兄弟，会有竞争意识，看谁家的子孙有出息。我是从7岁开始读书的，到了1942年，日本鬼子来的那一年，我正好11岁。日本鬼子一来，没法正常上课了，我们就整天食食（吃吃）嬉嬉，听



赵福莲采访王培根

听警报，逃逃飞机，逃到田野去躲起来。小孩无法安心读书，大人无法安心干活，人心不安定，整天在提心吊胆中过日子。你知道佛堂的，离我家只有5公里路，飞机飞到佛堂都能看得很清楚。赶集的日子，一个卖猪的市场，农民来来往往很多的，一个炸弹轰下来，炸死120多个人。嚯嚯，可以说是血流成河啊！周边的建筑物上挂满了脑子、肠子、断手、断脚等。

赵：当年您念了几年书？

王：我只读了三年书啦，过去的小孩子与现在的小孩子比起来，还是现在的小孩子活泼，那时候的孩子都是很老实的。我7岁时上学，礼拜天还要去田里挖野菜，因为当时家里面都很贫困的，去挖野菜来充饥。一般的人家都吃不到大米饭的，大多以野菜代替主食来填肚皮。有时候米饭与野菜放在一起煮，米饭只占到一半，有时候一半都不到，只占20%的样子。贫穷的人家，就是天天野菜多，大米少，这样过日子，蛮苦的。

赵：王老，您兄弟姐妹有几个呀？

王：三个，我是老大，下面有弟弟、妹妹。1942年下半年，我母亲又领养了一个妹妹，她生出来才28天，尚未满月。我母亲那时生了一个小孩，夭折了，有奶水，对方家里困难，干脆就让我母亲领养过来了，这也是我的妹妹。我亲

妹妹今年 80 岁了，我比她大 3 岁，我弟弟今年 76 岁了。

赵：当时您的爷爷奶奶都还在吗？

王：在，他们都还健在。我父亲兄弟 5 个，我父亲是第二个儿子，家里比较困难，所以老大 13 岁时就去当雇工了。我父亲 12 岁时就去学裁缝。我三叔去学木工。我四叔呢去学做糕点、麻饼，还有一个小叔叔，兄弟几个赚来的钱供养他去读书。家里如果没有文化人，人家要欺侮的。小叔叔读书以后去当了两年兵。否则，兄弟 5 人，抽壮丁就要抽 3 个人。他如果自愿去当兵，人家就不会来抽壮丁了。我家里有厅堂，靠厅堂那里有两间房子，厅堂后面有三间房子，每个人一间房子。

赵：王老，当年崇山村感染鼠疫后，村里是个什么样的情况？

王：唉，惨呐。我们村最早感染死去的是王焕章，他们全家五口人先后死去。医治他的王道生医生因治他的病而受感染，没多久，他们全家死了 10 个人，连他 11 个人！王凤林家里贫穷无房，平时住在公众的厅堂里。王焕章死后，王凤林一家住的厅堂就成为王焕章停尸、祭奠、打道场的灵堂。王凤林全家都在帮忙丧事，结果全家 13 个人里面，有 8 个人感染鼠疫死去。之后，全村每天都死人，平均一日死 5 个，最多的一天死了 20 多个人。村里日日死人，弄得人心惶惶，所以有些人天天一大早就逃到田畈去。整天待在家里等死，还不如逃出去避一避，透透气。亲戚家里不敢去，去了人家也不会收留你，大家就逃到无人管理的庙宇里面去；有的人感染鼠疫后，知道自己没救了，怕被送到林山寺被日本鬼子活活解剖，就悄悄躲避到糖梗田里去死；有的人整天躲在家里，出门怕碰上抬尸经过而引发疾病。开始时，崇山村人生病了，还有亲戚朋友来探望，后来因为探望者回去之后都感染死掉了，大家就不敢再来崇山村了。人命要紧呀，总不能不管自己的性命，去崇山村探望。那段日子，村里好多人都是太阳没有出来不起床、不开门，太阳出来才出去的。

赵：为什么呀？

王：因为刚开始死了这么多人，大家都以为是发了什么瘟病，是妖魔鬼怪在作怪。封建迷信思想比较严重嘛，大家都以为太阳一出来，妖魔鬼怪就走了。晚

上天还没有黑，家家户户都闭门了。全村人谁都不出自家门，都躲在房间里。小孩子待不住，要跑出去玩，大人都管得很牢的。

赵：真是段黑暗的日子。

王：鼠疫初期，死了人，家里人都会大哭一番，后来家里死了人也不哭了，为啥？怕日本鬼子听到了拉去解剖做实验。所以，很多人看到家里人死了，赶紧抬到田野去埋掉，挖个坑，埋进去，用泥土填平。如果做座坟墓的话，日本鬼子看到了就会掘坟挖尸，拿去解剖做实验的。

赵：王老，日军烧毁你们村庄那天的情形，您还记得吗？

王：记得记得，这怎么能忘得掉！1942年11月18日，日本鬼子把我们村所有人都集中到小山坡上去。那块小山坡实际上是晒场，晒稻谷用的。那天一早，很多人还在睡觉，100多个日本鬼子冲进村来，敲门砸户，把我们从睡梦中吵醒，硬把我们从小窝里赶起来，要我们全部都到小山坡上去集中。他们把我们包围起来，不准走出去。那天，在崇山村小山坡上，日本鬼子四挺机枪架起来，还有不少日本鬼子拿着刺刀站岗。小山坡的最高处还有一挺重机枪架在那里。他们怕外面有人冲进来。这一天呢，我看到大家都这么严肃，这么可怕，不知道日本鬼子又要搞什么名堂。大家都提心吊胆，看看村里所有人都到小山坡上来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恶果。日本鬼子分三路进到村里，从碑塘边、聚奎祠、松树厅三个部位，纵火烧屋。他们先是用村民们的稻草作为引火柴，但高大的祠堂与厅堂不易着火，他们就用烧夷弹打，枪弹打到哪里，火就烧到哪里。不多时，全村就浓烟滚滚，遮天蔽日。那天有风，火势猛烈，一下子就连成一片火海了。山坡是最高的，大家都能看到自己的家被火烧起来了，那些当家人都是跳起来哭的啦，一辈子甚至几辈子劳动所得的房产、财产毁于一旦！怎么能不哭呢！那时候，村民与孩子们的哭声、日本鬼子的枪声与骂声、房子烧起来的爆炸声、木头的爆裂声、房屋的倒塌声混成一片。村民们撕心裂肺、捶胸顿足地叫喊，日本鬼子不让我们哭，用刀枪戳过来威胁大家。两百多户人家都已死了很多人，现在房子又被日本鬼子烧掉了，穿的衣服都在房子里被烧掉了，只有穿在身上那一套衣服，所有的粮

食、家畜以及财产都被烧掉了，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？有的人因为愤激过度，一气一急，就倒在地上，再也没有起来（王老说到这里，激愤落泪，语噎良久）。这是我亲眼见到的，他们就在我的面前倒下去，死掉了。有个青年叫王荣森，看到自己家的五间房子冒烟了，火一下子蹿上来了，火势很猛。他就不管日本鬼子的包围，冲出去救火，到家里拿来两只水桶，从水塘里舀起来两桶水去救火。日本鬼子举起枪，“啪”地一枪，打中他的水桶，水就哗哗哗地流出来。这位青年不管水桶漏水，还是抓起来去救火。日本鬼子又朝他打了一枪，把他的一只手打断了。日本鬼子不把你人打死，只打断你的手，不准你去救火。结果呢，他的手被打断了，人一软，就跌倒了。

赵：王老，那天您在山坡上吗？

王：在呀，当然在。大人都被赶到山坡上了，小孩子自然也跟着去。我父亲出来时，躲在一个弄堂里，没有去山背上。我当时在山背上看看去没有看到父母，内心很着急。我父亲知道日本鬼子不会干好事的，知道日本鬼子为什么要把我们都赶到山坡上去，所以他躲起来。因为我是小孩，日本鬼子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的。当时我父亲不知道日本鬼子是来烧房子的，只知道他们一定要搞什么花头！后来，日本鬼子来村里烧房子，我父亲还抢出来两只箱子，是放衣服用的，那是我母亲出嫁时嫁过来的嫁妆！其他村民都已经被日本鬼子包围起来，没有办法抢出家中的财产，连一根稻草都没有抢出来。还有一个青年叫王荣棋，天还没亮就到田畝去了，后来看到村庄烧起来了，天空都变黑了，烟雾被风吹到南边去，南边好多村庄都被烟雾盖掉了。他就拿了一把锄头，跑回家里来。日本鬼子以为他来救火的，就“啪”地一枪，打中了他的大腿。他一跌，就躺在地上，鲜血直流，一大摊血流在地上，他就走不到家里去了，他就这样躺在地上，想起起不来，想走走不掉，好可怜……就这样，日本鬼子武力阻止村民去救火，村民再也不敢冲出去了，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房子一间间被烧掉，木头爆炸的声音很响，噼里啪啦响个不停。村民们跳起来哭叫，日本鬼子就开枪，四面八方都开枪，不让他们叫、不让他们哭。那天真是天昏地黑啦！就像在地狱里面一样可怕。到了下午两三点钟，包围我们的日本鬼子撤离了。

后来听说，离我们村几十里外，还有一层日本鬼子的包围圈，怕其他村庄的人进来救火。日本鬼子撤离崇山后，有的村民就不会走路了，躺在这里了，悲愤交加到难以自持了。大火蔓延、扩散，村子整整烧了一天一夜，统计下来，共烧掉 176 户 420 多间房屋，700 多人无家可归，那种情形真是悲惨到了极点！日本鬼子真是可恶可恨到了极点！

**赵：**那天日本鬼子走后，你们回家了吗？

**王：**我们回到家，房子烧掉了，木头、屋柱还在冒烟，没有全部烧透。我父亲挑来水，去浇那些没有烧光的木头，把木头上的烟火浇灭。我伯伯、叔叔都不在家。我母亲看着父亲救出来的两只箱子。因为当时，也有个别坏人要趁火打劫的，看你家里没有人，就把你家里的东西全部拿走。村里有个别人逃到山上躲起来，没有被日本鬼子赶到山背上去的，他就趁日本鬼子烧房子的时候，偷偷到富裕人家去偷东西，这样的人也有的。

**赵：**接下来，你们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？

**王：**崇山村人赖以生存的物资全部被烧掉，不少心理脆弱的村民，感到活不下去了，含恨离世，如中年汉子王焕盛，眼看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朝，只剩下一堆瓦砾，越想越悲痛，于后半夜含恨死去。村民王八妹陷入无家可归的绝境，精神崩溃了，倒地而病，第二天就死了。那时候可以说，崇山村的村民陷入水深火热、惨绝人寰的境地。前途黑暗，真是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。当时，我父亲脑子还是灵活的，离村 300 米处有个大水塘，塘边有个庙，庙里有三个和尚住着。我父亲就向庙里的和尚要一间房子给我们住。结果呢，好多人都涌到庙里来了，都来抢这个房子。和尚说大殿里有菩萨的，不准住人。庙里一共有 12 间房子，其中三间厨房，和尚说：我们三个和尚要住，你们只有几户人去住剩余的几间，其他人自己去想办法解决。结果，有 11 户人家住在庙里，一间住两户人家，楼上楼下都住满了。村庄里没有烧掉的厅堂，大家也都去抢来住，这时候不管这房子是谁家的，只要还没烧掉，谁都可以去抢来住，日本鬼子把我们逼到这个地步！村里几个大祠堂都被烧掉了。在林山寺外面，也有人去抢住的，还有人去抢野外的凉亭住。